



# 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 赋能图景、风险挑战与实践策略

肖 洋,侯 勇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 人工智能情感作为“超”人工智能跃迁迭代的最新技术成果,正在深刻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面貌。人工智能情感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识别情感变化来协调人机交互,通过唤醒情感力量来优化育人环境,通过引导情感方向来贯通辐射空间,通过回应情感需要来深化文化价值。然而,人工智能情感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风险,包括情感机器可能取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主体,情感屏障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关系失衡,情感荷载的弱化可能削弱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功能,情感量化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中情感劳动的异化。对此,需要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治理体系,引导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养和能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中情理交融的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向数智化、数质化和数治化发展。

**关键词:** 人工智能情感;思想政治教育;人工智能;人工情感;挑战;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2-0112-09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otion: Empowerment prospect, risk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strategy

XIAO Yang, HOU Yo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As the latest technical achievement of "sup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ransition it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otion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identifying emotional changes to coordinat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wakening emotional forces to optimiz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guiding emotional direction to connect radiation space, and responding to emotional needs to deepen cultural values. Nevertheles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otion also brings risks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instance, the emotional machine might replace the emotional subject du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emotional barrier may lead to the imbalance of emotional relationship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weakening of emotional load may weaken the emotional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quantification of emotion may result in the alienation of emotional labor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emo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ad the wa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technolog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improve the method of rational

收稿日期:2024-08-05 网络出版日期:2024-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KSB028)

作者简介:肖 洋(2000—),女,吉林白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侯 勇,E-mail:yonghoujndx@163.com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ntellectualization, quality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o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emotion; challenge; strategy

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为思想政治教育拓展了发展空间,并产生了新的时代议题。现今,人工智能不再局限于模拟人类智力能力,还能够广泛开发情感能力,致力于对人类情感的计算、识别、理解和表达,以“实现人工情感的生成”<sup>[1]</sup>。人工智能情感以算法、预测与建模等技术程序为基础架构,主要通过捕捉人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以及语言表达等方式来识别、标记、预测和分析人类情感状态。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情感生成并非人类意义上的情感生发过程,而是理性逻辑下的“情感克隆”或“情感模仿”,是遵循计算主义逻辑的情感数字化过程。能够产生人工智能情感的机器成为具有技术样态的具象存在,被称为“情感机器”。当前,人工智能情感已能够对人的情绪反应进行积极识别并主动回应。在技术乐观主义理念的设想下,未来有望借助技术革命打造能够自主生产情感的超智能情感主体。

当前对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赋能说”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认为这种融合具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sup>[2]</sup>。其次,“人工智能风险说”指出算法模型的意识形态属性可能阻碍价值认同<sup>[3]</sup>。最后,“人工智能改造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应用人工智能时需要积极地进行改造,应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以构建智能型育人队伍为基础,以消除数字鸿沟为关键,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保障<sup>[4]</sup>。尽管学界对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机理、技术框架和模式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在人工智能情感视角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塑与变迁的研究仍然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涉及“知情意信行”等多维复杂过程,需要以理性说服人,以情感打动人,以感性的生动性激发受众的情感认同。鉴于此,本文从人工智能情感这一新视角出发,分析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赋能图景、风险挑战和实践策略,这对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数智化转型和数质化、数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 一、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赋能图景

“从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到以 ChatGPT 为

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革新似乎已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效能化发展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趋势。”<sup>[5]</sup>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新突破与新进展,人工智能情感亟需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人机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 (一)通过识别情感变化,协调思想政治教育人机交互

基于算法技术,人工智能能够进行情感识别、感知与计算,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或平台更好地理解师生的情感需求和情感状态。基于情绪感知的人工智能可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者识别包括情感交流、精神分享在内的教育对象情感变化,并及时进行全天候情感反馈,有助于教育者“随时随地”进行人机情感交互。

首先,加深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教育平台的精神交互。在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广泛依赖于多种平台载体,利用数字技术媒介开展常态化的教育熏陶活动,打造数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阵地和育人氛围。人工智能对情感的把握与理解,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平台向“智能化”和“人性化”更新迭代升级。在这种环境下,教育对象不再是与冷冰冰的机器打交道,而是与能够提供情感关怀和情绪回应的智能情感机器互动,教育对象与教育平台的交互行为渗透到情感这一深层次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领域。基于人工智能情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不仅提供理论知识教学,还能提供心理辅导、情绪疏导、情感关怀、激励响应等深层次情感交互服务,这有助于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水平。

其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教育媒介技术的理解。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情绪回应功能的情感机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创新教育方法、丰富教育环节以及提升教育效果的重要技术工具。思想政治教育者对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理解程度,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利用最新技术成果赋能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课程体系完善的深度与能力。借助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对人工智能所搜集的教学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帮助学生在情感层面达成深度理解。利用人工智能情感的技术优势,思想政

治教育者在教学环节中,可以更好地实现多感官、多要素、多情节的情感要素调动设计,对思想政治教育媒介的颜色、形状、声音、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进行改造,积极影响学习者情感,促进教育对象的情感激发。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力推动数字思政进入“人—机”与“人—技”深度交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教学关系,有利于营造更为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氛围。

## (二)通过唤醒情感力量,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环境

情感是有效激发教育对象行为的中介策略,情感的调动与唤醒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行动策略和成功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通过情感动员、说服动员、组织动员等方式帮助受教育者明确自身定位,推动受教育者由‘自发’走向‘自觉’,从而汇聚起创造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sup>[6]</sup>人工智能情感通过绘制情感肖像、深化共情理解与创设情感情境,激发和唤醒教育对象的情感力量,由内而外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显现。

第一,绘制情感肖像,精准锁定思想政治教育路径。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以积极的情感设计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好地开展。借助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者可将教育对象的心理情感、态度反应与情绪波动可视化,打破教师与学生之间理解不畅的局面,搭建起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图像识别、文本分析、眼球追踪和情感识别等手段,人工智能情感技术能够精准绘制受教育者情感状态图、追踪受教育者情感变化轨迹,监测受教育者情绪波动,精确绘制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数字情感画像。人工智能情感通过测量、计算与理解教育对象的情感,并将结果反馈至思想政治教育者,实现了师生“心意相通”,延伸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心理感知系统,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理解能力。

第二,深化共情理解,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特定话语叙事唤醒教育对象对某一特定人群、事件、场所、时间等载体的正向情感体验,实现以情感动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效果。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提升其针对性的有效策略。“现有情感智能技术支持语音‘多情感程度’调节,让智能语音的情感表现力更加细腻可控,极大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情感感染力。”<sup>[7]</sup>人工智能情感以情感为线索,助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图像化、符号化、精准化、拟人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讲述有温度、有深度、有情

怀的思想政治教育故事。

第三,创设情感情境,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体验。人工智能情感为破解思政课程中的隐性逃课现象提供了出路和方向。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情感识别与分析,了解教育对象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和情绪心理等,确定教师和学生的的情感状态,把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堵点、难点和痛点,从而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整和创新教学行为、内容、方式及环境。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情感充分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积极态度体验,注重加强受教育者对所学内容进行主动情感联系与积极情感反馈。人工智能情感搭建情感互动情境,创造阶段性的情感活动,唤醒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积极情绪与情感认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到课率、抬头率和点头率,引导教育对象由情入理,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认知和情感态度。

## (三)通过引导情感方向,贯通思想政治教育辐射空间

被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追求的人工智能情感,能够通过显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调动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干预,引导受教育者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和价值态度等行为方向,避免价值偏离。这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场域扩展至精神领域和数字空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贯穿网络全民、全时空、全互动的思想价值引领活动”<sup>[8]</sup>。

第一,渗入情感等精神空间领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知识传授与行为互动,塑造和引领人的精神空间,涵盖理论学习的知识空间以及态度生成的价值空间。情感作为触发行动意志的深层心理机制,影响人的态度与价值观等无意识层面,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价值场域。人工智能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追求与个人价值认同、价值行为与价值表达之间搭建起中间桥梁,重塑了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认同、转化价值行为的教育路径,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全新的操作环节。人工智能情感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体验,使思想政治教育者从心理层面理解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之间的潜在作用关系,深入挖掘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利用算法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者积极设计和开发情感计算模型,在应用层面更好地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情感,全面促进知与行的转化,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力与辐射力渗入学习者的精神世界。

第二,引领数字社会空间的秩序。人工智



能情感可以将人的价值态度和价值认同可视化、具体化、数据化。思想政治教育借助人工智能情感在价值观和心理倾向等方面的高度反应力、转换力和呈现力,能够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使人工智能情感成为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延伸至数字空间的技术载体、技术中介和技术手段。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和倡导人工智能情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立场,将铸魂育人与立德树人作为底层算法植入人工智能情感,用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唤醒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操作指标内嵌于人工智能情感算法之中,使人工智能情感具备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倾向,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机器。借助情感机器这一技术触角,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影响将深入数字空间,引领数字社会的前进方向,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辐射能力。

#### (四)通过回应情感需要,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

情感的丰盈与满足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精神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境界。人工智能情感能够“借鉴机器系统中的情感生成,寻找合适的技术手段在人脑中建构能够产生我们所需要的情感状态的生理或物理化学状态”<sup>[9]</sup>,即制造与生成情感。思想政治教育借助人工情感进行精准的情感滴灌,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

第一,生成积极情感,满足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网络社会的具象化与感性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考虑并回应民众的情绪与心理。人工智能情感并非仅限于对情感的识别和理解,它更能借助技术手段制造与生成情感,进而实现对教育对象的电子关怀,丰富情感体验与情感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人工智能情感的出现使情感渗入式的网络学习、在线学习成为可能,有助于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依托人工智能打造能够智能识别情感情绪与心理波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器人,以虚拟教师这一“亲密伙伴”满足现代人提升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将情感表达和交流技术相结合,借助虚拟教师、智能机器人等展示示范榜样行为,通过表情、动作、语言等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情绪状态,并即时提供相应的反馈信息,促进学习者在动机、认知、情感和社交方面的发展,调动显性情感,塑造隐性情感。

第二,抑制消极情感,缓解情感匮乏的现代性症

候。“双重”现代性<sup>①</sup>给人类带来情感缺失、情感孤悬、情感淡漠、情感的“麦当劳化”<sup>②</sup>等现代情感问题。人工情感能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情感需求和情感状态。一方面,针对重大社会事件引发的情绪问题,人工情感可以进行电子关怀与情感安抚,帮助人们克服沮丧、失望、消沉、悲观、急躁等负面情感。正如“由共情而共识,因通情而达理,有助于化解求助者的思想困惑,实现思想解惑疗愈目的”<sup>[10]</sup>。另一方面,人工情感提供的关怀和情感支持,可以“智能”适应教育对象情感需求的变化,主动开展更优质的情感教育。借助情感机器,思想政治教育师生能更好地传递和表达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建立起主体间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连接,破除情感孤悬等孤独症候。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灵敏地回应时代情绪情感需要,以深刻的思想化解时代的情绪病症,以高尚的精神境界引领时代的精神需求,缓解过度焦虑等心理问题。

## 二、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教育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具有“双重性”。人工智能情感技术在推动数智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理解与影响实现质的飞跃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泛化、技术僭越以及技术异化的风险隐患。人工智能情感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主体、情感关系、情感功能实现以及情感劳动等方面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 (一)情感机器置换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主体

情感机器是指具备情感计算、识别、模拟和反馈等功能的机器。这些机器主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类的情感,赋予机器以类似人类的情感特征。然而,基于情感机器开展的思想教育可能面临主体置换的风险和挑战。

第一,“情感替代”隐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与机器人或虚拟人物进行交互,而非与真实的人类教师进行交往,致使师生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sup>[11]</sup>。基于情感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机器作为

① 此处“双重”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性同时带来积极与消极“两重”后果,可以理解为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下文“双重性”含义与此处相同。

② “麦当劳化”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提出,它形象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情感的“麦当劳化”指的是现代情感出现“高效率”“标准化”“可计算”“可预测”等“麦当劳化”倾向。

教育主体直接在教育对象开展交互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与情感机器广泛建立情感附着关系,这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深层次情感联结的建立与实现。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情感的智能平台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进行积极陪伴、主动对话、给予情感安慰与鼓励,使得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积极情感体验“转移”“关联”至情感机器身上,阻断了思想政治教育情感价值的成效归因,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功能被部分替代。人工智能情感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在价值,产生由“助力”到“替代”的风险隐忧。

第二,“情感依赖”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情感能力退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在从人工智能情感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时,可能会产生对人工智能情感的技术依赖。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如果依赖机器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可能会导致其社会化程度降低、社会隔离和社交孤立。依赖情感机器的情感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自然情感认知能力可能会削弱甚至丧失。泛在化的情感交互可能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敏锐的情感感知能力逐渐降低。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情感感知上出现路径依赖,依赖工具。他们可能习惯性地求助于人工智能来“查看”教育对象的心理状况,而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具身化地感知和理解。在与情感机器的互动中,技术崇拜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信任自身的情感能力,过于依赖技术进行情感测量与计算。这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能力、技巧与方法逐渐退化。

## (二)情感屏障失衡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关系

人工智能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间交往关系中设置了一层无形的交互屏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直接交往关系,转变成了以人工智能情感为中介的“人一机一人”间接交往模式。这种虚拟性的人机交互关系虽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互条件,但同时也减少了实际的交互机会,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交互需求变得隐匿,从而给主体间的情感关系带来了失衡的风险。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直接交往”减少,师生之间产生情感隔离。基于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习者之间的情感交流,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社交孤立。“这种全新的人机交互模式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极大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示范原则,

妨碍思政课师生的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sup>[12]</sup>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将导致屏幕时间增加以及师生、生生面对面互动减少。这种人与人之间直接情感联系的缺乏会使师生交往产生断裂感和孤立感。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真实交往”减少,师生之间出现情感应激现象。人工智能缺乏真正的情感理解能力,其表现出的情感并非真实情感,而是基于算法和数据进行的机械决策与回应。被算法制造出来的虚假情感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带来认识错乱,使其产生情感欺骗、情感错觉以及“伪装真实”等负面感受。人工情感模拟的人类情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无法区分情感的真实性与虚拟性,“伪情感”与真实情感混杂并弥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领域,导致情感体验不佳。更进一步,数字情感借由平台进行机械复制、移植与嫁接应用,情感的“麦当劳化”将加剧思想政治教育现有的“悬浮化”问题。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精准交往”变少,师生之间情感孤立。情感交流需要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具有差异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内隐性。“属人”情感具有高度的伪装性和私人性,使得人类对情感的认识尚未达到精确的科学量化程度。基于情感分析的人工智能系统难以理解这种人性情感的高度复杂性与多变性。大部分人工情感的反馈回应仅停留在高模糊性、高同质性的浅层理解层面。情感机器“标准化”“流水线”式量产的情感回馈,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言千篇一律,缺少精准关怀与精心营造的关爱感觉。“原本富有情感和人文价值的叙事内容被泛化输出为冰冷数据,遮盖了叙事背后更深层次的人文价值,一些本应通过富有情感的叙事语境渲染实现的场所感、临场感和认同感无法得以建构。”<sup>[13]</sup>

## (三)情感荷载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情感功能。然而,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营造了泛在化的情感场域,这“加剧了情感生活的数据化、工具化、机械化,冲击着情感的私密性、真实性、体验感和意义感”<sup>[14]</sup>。情感荷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感到不堪重负,深受其累。

第一,泛在化情感环境致使教育对象精神紧绷。人工智能的全场域、泛在化及沉浸式技术架构设计,会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时刻处于情感压力之下。算法黑箱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情感分析中的算法偏见,使人常常处于同质化的情感环境之中。人的情



感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却被算法加持下的人工智能情感的单一性和同一性所限制。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完善所带来的负面体验,可能会传导给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功能被技术“放大”。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始终处于同质情感的“回音室”里,从而造成精神紧绷与情感麻木。

第二,高频率的情感激发可能导致教育对象产生惯性排斥。思想政治教育善于利用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来唤醒情感,以实现价值、态度、认知等心理层面的隐性引导。然而,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关注和强调情感激发的方式和手段,频繁的情感唤醒可能会引起教育对象的叛逆和排斥。教育对象可能会时刻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精神性的“全景敞视监狱”中,这可能引发他们的排斥和反感等异常情绪,进而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实现和目标达成。

第三,即时性情感满足可能矮化教育对象的精神追求。人工智能情感将思想政治教育意向的创造与应用场景延伸拓展至数字空间,实现“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美感、生成思想政治教育情感”<sup>[15]</sup>。泛在化、精准化、即时化的情感满足容易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陷入“情感茧房”“情感温室”“情感蜜罐”之中。一旦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失去情感延迟满足的能力,就有可能矮化其更为长远的精神追求。因此,人工智能必须以一种妥帖、适度的方式来促进情感生发,控制人工智能情感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频率与限度,避免人工智能情感成为新型“电子榨菜”。

#### (四)情感量化异化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指的是“人们通过对情感的整饰,创造出某种公开可见的面部和身体展演”<sup>[16]</sup>。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情感劳动具有社会性、具身性以及不可量化性。而人工智能情感基于情感可以被计算和量化的符号逻辑,其目的在于利用数字技术这一工具性手段来控制情感。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遵循情感计算主义的理性逻辑,这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情感劳动的异化风险和隐忧。

第一,情感计算使思想政治教育者产生情感投入倦怠。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情感劳动承担者,也是促成思想政治教育良性运行的关键情感投入主体。在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影响下,技术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原本的情感劳动主体地位,给思想政治教育者带来情感耗竭、情感失调、职业倦怠等异化风险。“情感更是进一步异化为数字算法操纵下一种被公开展示的商品”<sup>[17]</sup>,这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机

器之间的差别,破坏了依附于独特职业身份之上的认同情感,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情感投入方面出现倦怠。

第二,情感替代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创伤。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气、表情、语言、动作等信息来判断师生的情感状态,并提供个性化的反馈与回应。一方面,情感机器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广泛开发和利用,引发了对部分替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甚至岗位的前景忧虑,这可能对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群体造成下岗失业的情感创伤。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所奉行的人文主义与人工情感的计算主义逻辑存在矛盾。奉行“优绩主义”的技术逻辑使思想政治教育者难以应对“智能”机器,这可能导致人在机器面前丧失情感能力与特性,引发对人的本质的怀疑,在跌入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计算主义意识形态陷阱的同时,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被替代的消极情感。

第三,“情感黑箱”干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判断。人工情感技术基于量化的情感计算,其判断过程、情感识别回路、情感理解模块、情感回应方式全部处于神秘的“情感黑箱”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法查看分析过程,只能得知情感结果。“情感黑箱”的存在使人工情感技术无法受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有效规制,人工情感技术的去道德化、去人化、去社会化成为可能。由于缺乏程序理解与必要的技术控制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情感判断处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支配之下。情感机器对人类情感造成的负面结果均不可感知、无法预判、不能检测,技术伤害的滞后性也使得精确干预难以实现。

### 三、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策略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积极研究、学习并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成果,是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日益“人化”的情感机器,需要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治理体系,引导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养和能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情理交融的方法,以推动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有效、优质、精准地嵌入数字思政的全过程和全领域。

#### (一)创设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治理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已成为数字思想政治教育良序发展的普遍共识,但治理对象的情感维度却较少被关注与挖掘。在人工智能情感时代,面对人工智

能对普通个人生活的入侵,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情感治理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涉及的人工智能情感技术加以治理,以避免情感滥用、威胁人的自由思想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数质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一,构建一个集预防、识别、评估、预警和监督为一体的情感数据监管体系。人工智能情感的出现要求我们不断加大对于情感等隐私数据的监管力度。一方面,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而言,需要建立情感信息的“大数据库”,对情感数据中出现的 ([18]) 问题进行精准评估和及时预警。应鼓励根据教育对象的个体需求,“量身定做”情感教育方法,以避免情感数据的滥用和误用。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治理行动,构建一个集预防、识别、评估、预警和监督为一体的情感数据监管体系,建立隐私泄露等问责制度,并协助政府等监管部门“将时兴的‘负责任创新’模式通过机制化方法内嵌于技术创新活动之中,构建起对技术全生命周期中的多元行动主体的伦理约束,为人工情感的技术风险防范与伦理治理提供可能的引导策略”。

其二,协调政府、企业、用户、平台等使用人工情感技术的多元主体。人工情感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涉及政府管理与监管部门、思想政治教育者与管理者、人工情感技术开发者与平台公司等多方主体。思想政治教育需发挥协调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统筹各主体各司其职,确保各相关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对于政府等部门而言,需加强人工智能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应用中的数据透明度和隐私问责制监督管理,协同利益相关者,加大对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伦理保护力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师生而言,需增强信息安全意识,确保在不影响学生心理与情绪状态且保证算法、技术以及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完成情感数据或信息采集,规避信息滥用或误用风险。对于人工情感技术开发者与平台公司而言,需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搭建人工情感技术相关者的沟通平台,确保信息资源交流共享,调动并激发人工情感技术开发者的合作积极性。

## (二) 引导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伴随着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产生并发展。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人始终占据主体地位。数智思想政治教育在积极利用情感机器这一最新技术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始终牢记并积极确认自身的情感主体地位,以更加主动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内化,引导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发展方向,避免走

向人被技术替代的新奴役之路。

第一,主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引领,确保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道义性、人民性的本质彰显,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特色与显著优势。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其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柔性功能不可替代。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本身受到资本及科技公司等因素的牵制,其价值取向可能并非以人民为中心,极有可能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面对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主动进行“政治检查”“道德分析”与“伦理审查”。以人民立场为中心,科学评估与研判该技术可能出现的技术风险、伦理风险、道德风险等,从源头上确保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立场根本一致。

第二,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内嵌,创造蕴含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情感机器。技术可以影响人,使人更富有情感感知与表达能力;同时,人也需主动改变技术,使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成为更加人性化的情感“通信员”。在人工智能情感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而非以机器为本,引领数字技术的价值走向。思想政治教育要积极塑造技术价值观,并引领技术情感背后的价值取向,主动进行前置性的价值内嵌,积极将人文深度的价值设定嵌入人工智能中,并划定价值标尺。只有让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尺度深度内嵌于情感机器之中,才能创造出具有适切感、联系感和道德感的人工智能。

## (三)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养能力

在人工智能情感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所需具备的主体素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进行积极情感交互所需的心智品质与实践能力,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正确对待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数字素养和伦理规范。“人工智能自身无所谓情感,因而在改造事物的过程中绝不会有愿望、爱、信念、美感等在创造物中的凝结、表现和确证。”<sup>[19]</sup>当前,人工智能无力处理复杂而微妙的情感问题。作为“人造物”的人工情感无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独特情感价值。人工智能情感的本体感受性依然存在,因而能够提供高层次情感服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不能消失。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提升自身主体素养,以胜任人工智能情感时代的社会重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加深对人工智能情感理论的学习,了解其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一方面,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是多学科交叉下的复杂产物,不仅涉及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统计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和技术,还融合了哲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才能有效利用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使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特点相契合,精准且更有效地满足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也随着互动实践与社会发展不断更新迭代。面对不断变化的人工情感交互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和工作者需要积极研究、学习与实践,将人工智能情感技术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技术发展动态融入学科发展中,积累思想政治教育数智化发展的技术优势。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培养深层次的情感沟通能力,打造不易被替代的专业核心价值。目前的人工智能算法在处理大量数据和执行简单任务方面表现优异,且正在探索模拟人类情感、理解学生的情绪和需要,提供人际互动和情感支持。对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与时俱进地拓展能力素养,提升情感表达能力,在讲“理”的同时也讲“情”,促进情感的激发与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从‘知’的维度深化理论学习,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地位、功能等的认知理解,还需要从‘情’的角度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事”<sup>[20]</sup>。以高尚的情感打动人、感染人,才能避免教育对象受短平快的情感激发影响,形成追求感官沉溺的情感短时体验。在情感泛滥的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着力加强自身的情感素养建设,培育本专业的核心情感价值与能力。

#### (四)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情理交融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最基础的方法就是“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sup>[21]</sup>。人工智能情感的出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妥善处理“理”与“情”的关系,融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情感性与真理性,遵循情理交融的逻辑,构建“以理入情”与“以情促理”的方法体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理服人”“以理入情”。思想政治教育固然需要以情感人,但核心与根本还在于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兼具道义高度与真理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其内容的思想性、理论性、深刻性和革命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所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恒久散发魅力的根本源泉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着力实现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的辩证统一,使理论认知与情感认同相辅相成。在人工智能时代,既要融合吸收人工智能情感这一先进技术成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时代性,又要坚持传播和弘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内容,使其成为“思想的闪电”,“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sup>[22]</sup>。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实现“以情感人”和“以情促理”。思想政治教育聚焦于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精神存在与文化需求,并致力于提升受教育者的获得感、幸福感与价值感。在人工智能情感时代,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通过“以情感人”来增强其吸引力、凝聚力与感染力,利用人工智能情感技术深入挖掘学科独有的情感价值,并发挥学科情感内涵的成效功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需要通过“以情促理”来构建情感与学习行动之间的转换通道和有效的组织机制。借助人工智能情感技术,使充满情感的思想教育能够激发情感能量、唤醒积极向上的学习热情,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动学习与深刻理解。

## 四、结 语

人工智能情感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协调人机交互,优化育人环境、贯通辐射空间并深化文化价值。同时,人工智能情感也带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叠变,如置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打破情感关系平衡、弱化情感功能以及异化情感劳动。对此,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创设情感治理体系、进行技术型塑、实现主体胜任并改进情理交融方法。本研究立足人工智能情感这一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阐释了其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赋能图景、风险挑战及实践策略,但对人工智能情感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分析还较为欠缺。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围绕人工智能情感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实践、技术与历史逻辑等开展研究,继续开拓基于人工智能情感的思想教育的新空间、新阶段与新境界。

#### 参考文献:

- [1] 崔中良. 人工情感生成的哲学基础[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4, 40(1): 66-72.
- [2] 赵建超.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8): 94-100.
- [3] 任风琴, 董子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与规避[J]. 理论导刊, 2024(2): 121-128.
- [4] 吕志敏. 人工智能赋能精准思政的价值、风险及其应对[J]. 社会



- 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3,9(6):34-42.
- [5] 蒲清平,何丽玲. 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嬗变与应对[J]. 思想教育研究,2024(3):29-35.
- [6] 项久雨.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要素的解释之维[J]. 思想理论教育,2024(2):55-61.
- [7] 高晓玲,李后强. 情感智能驱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探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18-21.
- [8] 骆郁廷,余杰.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贯通[J]. 探索,2023(6):161-172.
- [9] 肖峰. 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91-97.
- [10] 王习胜. “思想咨商”的叙事疗法[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8(1):27-32.
- [11] 阚兵,马志颖. 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教育的价值、困局与建构[J]. 电化教育研究,2023,44(12):35-41.
- [12] 燕连福,秦浦峰.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 广西社会科学,2023(9):201-206.
- [13] 王霖凡. 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叙事转向:样态、风险及其优化[J]. 思想教育研究,2024(4):39-46.
- [14] 谢瑜,王潇毅. 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J]. 伦理学研究,2024(1):132-140.
- [15] 展伟. 思想政治教育意象索隐与创构[J]. 教学与研究,2023(7):82-92.
- [16] 王亮. 情感劳动研究的文化转向[J]. 浙江学刊,2022(4):116-124.
- [17] 王鸿宇,蓝江.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情感:从生活到生产,再到权力治理[J]. 国外理论动态,2021(1):114-124.
- [18] 易显飞,胡景谱. 人工情感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导机制构建[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1):124-133.
- [19] 张建云.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本质及价值分析[J]. 学术交流,2021(10):15-24.
- [20] 侯勇,肖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数字叙事:空间存在、情感嵌入与实践优化[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3,9(5):33-41.
- [21] 吴宏政,辛欣.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J]. 思想教育研究,2019(7):12-14.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

(责任编辑:陈丽琼)